疫疹一得

自叙

幼讀魯論至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即心焉慕之曰丈夫不當如是耶顧竊比焉力學二十餘年屢躓名場翻然自顧樗櫟之資原非國器奈何猶窮經皓首終為童子師哉于是究心靈素志在岐黃醫雖小道亦足以行吾藝耳遍覽一十三科以及諸子百家各窮元妙獨傷寒一門張氏仲景以爲急病辨症精差天折生命論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以濟天下後世其用心可謂仁矣至於疫症多於傷寒百倍安忍置而勿論哉夷考其時或未有疫歟抑或仲景之書原有一十六卷今世只傳十卷而疫

疹一門亦在遺亡之數歟以致後人紛紛立說祖述憲章俱以傷寒立論其於熱疫一症往往畧而不講是以業斯道者所誦所傳連篇累牘無非傷寒及其臨症只就傷寒一例治之不知其為疫也流弊於人淪肌浹髓舉世同揆萬人一法究之死者不知何病以死生者不知何藥以生撫今思昔可勝慨哉乾隆甲申予客中州先君偶染時疫為羣醫所誤反奔喪回里檢視諸方總不外吐汗下三法抱恨終天曷其有極思於此症必有以活人者公之於世亦以稍釋予懷因讀本草言石膏性寒大清胃熱味淡而薄能表肌熱體沉而降能泄實熱恍然大悟非石膏不足以治熱疫遇

有其症輒投之無不得心應手三十年來頗堪自信活人所不治者筆難罄述竊思一人之治人有限因人以及人無窮罔不揣鄙陋參合司天大運主氣小運著爲疫疹一得欲以芻蕘之見公之於人使天下有病斯疫者起死回生咸登壽域予心庶稍安焉敢以著書立說自矜能事耶

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季春月 桐溪師愚氏余霖自敘

序

軒岐之世人無疵癘論述闕如後之醫者遞著方書而於疫疹一門未開生面獨張氏仲景畧見其緒於傷寒論內然亦語焉而不詳以致世之言醫大率與傷寒類治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致令偶罹疹癘者不死於病而死於醫豈其不務活人哉由其所為辨症立方者中實茫無一得故也桐城余師愚先生與予同客都下訂忘年之交歷二十餘年今年且將七十矣得攝生之術貌古而神腴少時奮志讀書有不可一世之概而屢躓名場乃喟然曰不為良相當為良醫古人其詒我哉遂棄舉子業專務岐黃然猶

未得出人一頭地歲甲申桐邑中人率病疫時先生方遊大梁痛其尊人為羣醫所誤乃益肆力於古人書研究於陰陽寒暑及氣運主客之分纖悉無遺而後恍然有悟獨於疫疹一門神而明之實能闢前人之所未見未聞者逆之則死順之則生三十年來自南而北所全活人殆不可以數計憶丁酉歲予為農部唐堯峰先生校書寓之西有亭時李萬仞趙象九明府皆下榻於此予病臥牀數月服象九方未驗萬仞素知先生者為予延之起我沉痾先生之力也堯峰象九年少於先生不數年間皆先後卒於官萬仞以其子宦黔走萬里外嗟乎曾幾何時而已不勝今昔之感矣予

則於壬子夏午謁選入都家人半染時疫先生治之輒霍然已是歲都門故多時疫凡活於先生手者十室而九蓋於此道中誠不啻三折肱矣爰以其數十年之苦心孤詣著為一書名之曰疫疹一得蓋猶抑然其心第以為千慮之一得云耳然予以為庖犧之卦始於一畫孔門之道精於一貫人特患無此一得耳今先生扶此一得以治一人而一人治以治千萬人而千萬人治所謂是萬還一一實萬分者胥於是乎在以視夫世之漫然嘗試者果何如耶乃先生以所獨得於心者不肯私之於己而必欲公之天下仁人之用心固如是也所願是集梓行俾世之懸壺者咸得先生之

一得以辨症而立方當此昇平之世不益躋期人於仁壽矣乎予友黃光亭者病篤予夢一長者曰余方用至某藥則黃病可愈醒而誌之果驗同時以夢延先生診者皆歷歷有奇效而或者曰夢幻境也獨於先生有不爽者

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夏至前一日

賜進士出身即選縣令愚弟蜀西呂檣居士蔡曾源拜書於長安客次

序

予素不知醫而敢言醫凡醫以愈病也服其藥而病愈雖百口非之而于病者何損服其藥而病不愈雖百口是之而於病者何益則言醫莫若先言其效醫有立效莫若我師愚余先生也然世之非之者曰其效寡而不效者多其效暫而不效者常也甚或曰其效幸而不效者則不可救也若斯語者亦知夫效寡效暫效幸乎療百病而一痊之則為寡立百方而一驗之則為暫不究其源而適逢其會則為幸安有預立其方先言其症或斷以三日而加劇五日而加劇七日而加劇且症在危險他醫束手辨在疑似他醫莫

决先生則毅然任之確然信之大聲疾呼曰服則得生不服則死咸
如其言歷歷不爽甚至抄其方而亦愈飲其藥滓而亦愈其效若
此猶得非之曰寡曰幸哉雖然其效若此人猶起而非之何也彼
豈樂死惡生哉狃於所習見而震於所不知耳復以其用藥之過
峻程分之過重皆前人所未有也予初亦疑焉適寓有病人醫之
無不立效薦醫他人而又效嗣乃歷薦而罔不效有合家疑之而
予獨委曲以徵其信羣醫駁之而予獨固執以證其是幸而信予
者皆得痊然口衆我寡安得執途人而遍告之則疫疹一得之書
所以付梓也如梓而得行則傳之有人而痊者必多治之有人而

愈者必常習之有人則共知其所以然而不啻以為幸矣庶幾乎

予非阿好我師愚也亦可見信於衆矣

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仲秋月

誥授榮祿大夫刑部左侍郎同鄉姻弟張若渟頓首拜譔

序

醫之為言意也意可傳而不可傳要不離乎理者近是予友余君師愚儒也非醫也憶予應童子試過郡輒與師愚俱當青鞋布韈客郡談心時其意既已異矣已而連試不利棄儒為醫遂挾其技遊都下予甲辰至京見其車馬僕從甚盛自王公以下無不折節相向心異之然猶未察其意也甲寅寓青岩師宅距師愚居不數武晨夕過從時久無雨暑氣盛行人多疫病病則必死醫家皆束手不治師愚輒予以石膏黃連等劑無不立效其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不可更僕數而予門下奎氏兄弟一存一夭尤彰明徵蓋

其意猶是按脉切理之意而神明變化不可端倪有非意之所能盡者醫技也進乎道矣然存活日多而謗之者日益衆夫師愚無必用石膏之意而有必用石膏之時觀入秋數月以來未嘗輕用凉劑其意亦可見矣乃謗之者謂師愚非石膏不立劑是誣人也至以謗師愚之故並謂石膏為斷不可用是本草之載是藥神農之書是藥均不得為無過豈不更誣藥哉誣人既已不可誣藥而愚者信焉妄者傳焉雖遇熱症凶危輒仍以柴胡桔梗當之不效則投以澤瀉丹苓又不效則投以參桂附至於一誤再誤死而後已醫者猶詡詡得意曰非我也命也是以謗師愚之故而累及無

幸置人之生死于弗顧也豈不大可歎哉予非有阿于師愚韜竊聞孟子之言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苟藥未至於瞑眩疾已驗其大瘳則亦庶乎有以得其意也何也師愚儒也非醫也此意将遍語同人適師愚疫疹一得之書成因書是弁之聊以爲一得之一助云

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菊月下澣種之愚弟吳貽詠頓首拜譔

序

師愚先生天資曠達人也精岐黄術以醫名京都數十年尤精疫疹創立清瘟敗毒飲活人無算都人以其用藥峻呼之曰余大劑予雖不獲從之遊然奔走燕趙耳其名非一日也嘉慶甲子予友李壽山患疫昏悶無聲遍身如氷六脈皆伏羣醫束手咸以爲陰症謀進參附五臺徐德夫中翰壽山戚也堅執以爲不可且諗知師愚先生所著疫疹一得書抄本藏張氏家乃亟求得之按其方得清瘟敗毒飲煮大劑石膏將進之壽山戚友咸懷疑懼衆口交阻德夫力任其咎躬自煎劑晝夜連進每藥入口則疾少解稍停

則復作徐乃益信服至十餘劑藥肆亦疑再市石膏不售矣乃市之他肆凡用石膏十七斤有奇而壽山之疾以痊噫嘻茍非師愚先生特識創議安能活人於身後茍非德夫知之真信之篤又安能用師愚之術以活壽山且又安知非師愚先生畢生之精力發前人所未發著為疫疹一得其身故是書行將淹沒特因壽山之疾假手於德夫以表其奇使此書昭昭人耳目以傳不朽哉是不特德夫為師愚知己而壽山之疾與否與師愚之書之傳與否其相繫亦非偶然矣予乙丑入都壽山見予慶再生且述顛末予予索其本讀之一夕竟遂手抄藏之笥庚辛冬春之際予需次大

梁時疫大作凡予家患者依法服之皆獲安痊其有疑懼不肯服者率多變症或至不起其明效大驗予既目擊又身歷之矣師愚之功顧不偉哉予不敢秘其傳因畧為校訂分為上下二卷授之梓讀者能深信其術而力行之毋訑其奇毋畏其峻則世之死於疫者鮮矣

嘉慶十有六年歲次辛未二月既望曲沃鐵橋氏裴奉辰序

凡例

一疫與傷寒似同而異其中脈症師愚辨之詳矣而發斑發疹爲疫症之重者視夫痘疹之疹名同而實異世醫多不能別以致悞用方藥變症蜂起卒至不起良可憫焉蓋痘疹之疹由於痘後餘毒又或小兒內傷飲食積成內熱外感風邪是以其毒在內爲有形之熱治宜升提發表及攻托等法用之輒效至於疫疹之疹乃天行時熱所中爲無形之毒非發表所能散非升托所能達非攻下所能驅譬之爐火扇之則益增其焰托之則如竈底添柴下之則如通以鐵筋有形者下而虛焰益冲上矣

惟有重用石膏以水滅火乃可有濟如用師馬重兵據住中營則賊自不能入勢必反奔故藥力可以敵火邪則瘀疹不能內攻自然外透斷無寒涼水住之說不特升葛荊防等藥斷不可用即俗所用芫荽蘆根笋根山川柳等物一概皆不可服識者總須分別疫疹之疹與痘疹科所謂蓋痘疹風疹麻疹之疹判然兩途則不致悞矣

一疫疹遇有重症即須用大劑清瘟敗毒飲連煎數帖不分晝夜接連與服以病減為度不可畏難藥力少緩病即復張總須無疑無懼乃能取效少涉猶豫即不可為矣

一疫疹服清瘟敗毒飲數劑後偶爾作泄不必疑懼止須重用桔梗載藥上行並用澤瀉猪苓利水則泄自止且有先作泄服石膏後大便反實者乃熱注大腸得石膏即解耳

一疫疹有頸腫腮腫耳後腫硬以及發毒等症須按本方加減久服自消萬不可用瘡科消托等方以及敷貼藥物必致愈治愈甚尤不可令成膿出頭此瘡出膿之後他處必然另起蔓延不已為害匪輕日久日甚且成瘡癆不可不慎也

一疫疹最忌燥藥少涉燥品火即扇動治者須照本方加減不可妄意增添致良方無效也

一疫疹服清瘟敗毒飲至諸症漸退之後仍須接服以清餘熱但分兩須以次遞減若覺虧虛則宜加洋參歸身麥冬以調氣血若因曾用發表汗多不止則宜加烏梅以歛之直至各症皆解毫無留毒方可止藥否則餘熱不清終生變症也

一疫疹本係胃經火毒飲食最宜清淡初病之時止宜薄粥即胃熱漸退飲食大進之時亦不可喫厚味及煎炒之物恐其助熱至性味辛燥之物始終忌之不可犯也

一是書原本未分卷數且前後次序亦有重複混淆之處予畧加訂正分為上下二卷以便讀者瞭然易曉至其議論精純處

不敢點竄一字致貽蠅糞點玉之誚

一是書係師愚初稿未經細校其中如四磨飲點舌長方賓煎導法小便癃閉薰法皆有其説而方書未載今皆按古方補入

鐵橋氏識

目錄卷上

論疫疹因乎氣運

疫疹之症

頭痛傾側

骨節煩痛腰如被杖

遍體炎炎

靜躁不常

火擾不寐

周身如冰

四肢逆冷

筋抽脈惕
大渴不已
胃熱不食
胸膈鬱遏
昏悶無聲
腹痛不已
筋肉瞤動
冷氣上升
口識噴人

滿口如霜

咽喉腫痛

嘴脣掀腫

臉上燎泡

大頭

痄腮

頸腫

耳後腫硬

哈舌弄舌

紅絲繞目

頭汗如湧

咬牙

鼻衄湧泉

舌上珍珠

舌如鐵甲

舌丁

舌長

舌衄

齒衄

譫語

呃逆

嘔吐

似痢非痢

熱注大腸

大便不通

大便下血

小便短縮如油

小便溺血

發狂

痰中帶血

遺尿

喘嗽

發黃

循衣摸牀

狐惑

戰汗

疫疹一得卷上

桐溪師愚氏余　霖輯著

除合六十年客氣旁通圖

司天在泉四間氣紀步各主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客行天令居於主氣之上故有溫涼寒暑朦暝明晦風雨霜雪電雹雷霆不同之化其春溫夏暑秋涼冬寒四時之正令豈能全爲運與氣所奪則當其時自有微甚之變矣布此六十年客氣旁通列於主位之下者使知其氣之所在也

少陰　太陰　少陽　陽明　太陽　厥陰

	子午	丑未	寅申	卯酉	辰戌	巳亥
	太陽客	厥陰客	少陰客	太陰客	少陽客	陽明客
厥陰初之氣	寒氣切烈 霜雪冰水	大風發榮 雨生毛蟲	熱風傷人 時氣流行	風雨凝濕 不殺	溫疫至	清風 霧露蒙昧
	厥陰客	少陰客	太陰客	少陽客	陽明客	太陽客
少陰二之氣	風溫雨 雨生毛蟲	天下疵疫 以正得位	時雨	大熱早行 疫癘大行	涼風不時	寒雨間熱
	少陰客	太陰客	少陽客	陽明客	太陽客	厥陰客
少陽三之氣	大暑炎光	雷雨電雹	大暑炎光 草萎河乾	涼風時降	寒氣間至 熱爭冰雹	熱風大作 雨生羽蟲
	太陰客	少陽客	陽明客	太陽客	厥陰客	少陰客
太陰四之氣	大雨霖注 雷雨雹電	炎熱沸騰	清風霧露	寒雨害物	風雨摧拔 雨生倮蟲	山澤浮雲 暴雨溽蒸
	少陽客	陽明客	太陽客	厥陰客	少陰客	太陰客

陽明 五之氣 溫風乃至 萬物乃榮　大涼燥疾　早寒　涼風大作 雨生介蟲　秋風濕熱 熱病時行　時雨沉陰

陽明客　太陽客　厥陰客　少陰客　太陰客　少陽客

太陽 終之氣 燥寒勁切　大寒凝冽　寒風飄揚 雨生鱗蟲　蟄蟲出見 流水不冰　凝陰寒雪 地氣正昌　蟄蟲發藏 冬令不化

運氣之變成疫

夫五運六氣乃天地陰陽運行升降之常也五運流行有太過不及之異六氣升降則有逆從勝復之差凡不合於德化政令者則為變眚皆能病人故謂之時氣一歲之中病症相同者五運六氣所為之病也 綱目

論四時運氣

內經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冰以為四時運氣尚未該通人病之由安能精達夫運有五而氣有六六氣化者寒暑燥濕風火也然又有君火相火之分焉木之化曰風主於春君火之化曰熱主於春末夏初相火之化曰暑主於夏金之化曰燥主於秋水之化曰寒主於冬土之化曰濕主於長夏即六月也天之氣始於少陰終於厥陰此少陰標厥陰終也地之氣始於厥陰木而終於太陽水故天之六氣反合於地之十二支以五行正化對化為其緒則知少陰司子午太陰司丑未少陽司寅申陽明司卯酉太陽司辰戌厥陰司巳亥此天氣始終之因也

地之氣反合於天之四時則厥陰風木主春少陰君火主春末夏初少陽相火主夏太陰濕土主長夏陽明燥金主秋太陽寒水主冬此地氣始終之因也夫四時寒暄之序加以六氣司化之令歲歲各異凡春溫夏熱秋凉冬寒皆天地之正氣如春應溫而反寒夏應熱而反凉秋應凉而反熱冬應寒而反溫皆四時不正之氣也天有不正之氣人即有不正之疾疫症之來有其漸也流行傳染病如一轍苟不參通司天大運主氣小運受病之由按經絡源流而施治焉能應手取效予每遇此症靜心窮理格其所感之氣隨症施治無不效若影響然用藥心須過峻數倍前人世人或有

議其偏而譏其妄者乎亦不過因所閱歷聊以盡吾心耳至於世之褒貶悉聽悠悠之口而已

論疫與傷寒似同而異

傷寒初起先發熱而後惡寒疫症初起先惡寒而後發熱一兩日後但熱而不惡寒此寒熱同而先後異也有似太陽陽明者然太陽陽明頭痛不至如破而疫則頭痛如劈况不欲與傷寒無汗而疫則下身無汗上身有汗惟頭汗更盛頭為諸陽之首火性炎上毒火盤踞於內五液受其煎熬熱氣上騰如龍上薰蒸之露故頭汗獨多此又痛雖同而汗獨異也有似少陽而嘔者有似太陰自

利者少陽而医脇必痛耳必聾疫症之医脅不痛耳不聾因有伏毒邪火干胃毒氣上衝頻頻而作太陰自利者腹必滿疫症自利者腹不滿大腸為傳送之官熱注大腸有下惡垢者有旁流清水者有日及數十度者此又症異而病同也種種分別是疫奈何猶執傷寒治哉

論傷寒無斑疹

仲景論冬至後為正傷寒可見非冬至後不過以類推其治耳其言傷寒重在冬至後三字世人論仲景書究心七十二症至於冬至後三字全不體貼是以無論春夏秋冬俱以傷寒治之要知四

時之氣寒特一耳以冬月因寒受病故曰傷寒至春而夏由溫而
熱亦曰傷寒不知寒從何傷予每論熱疫不是傷寒傷寒不發斑
疹有人問曰子言熱疫不是傷寒固已至云傷寒不發斑疹古人
何以謂傷寒熱未入胃下之太早熱乘虛入胃故發斑熱已入胃
不即下之熱不得泄亦發斑斯何謂也曰此古人立言之誤也即
熱之一字以證其非熱與寒相反而不相並者既云傷寒何以有
熱入胃又曰熱已入胃何以謂之傷寒既用白虎三黃化斑解毒
等湯俱從熱治未作寒醫何今人不悟古人之誤而因以自誤而
誤人也至論大者為斑小者為疹赤者胃熱極五死一生紫黑者

胃爛九死一生予斷生死則又不在斑之大小紫黑總以其形之鬆浮緊束為憑耳如斑一出鬆活浮於皮面紅如硃點紙黑如墨塗膚此毒之鬆活外現者雖紫黑成片可生一出雖小如粟緊束有根如履底透針如矢貫的此毒之有根錮結者縱不紫黑亦死苟能細心審量神明於鬆浮緊束之間決生死於臨症之頃始信予言之不謬也

疫疹窮源

上古無疫疹亦無痘有之自漢始何也蓋因天地開闢於子丑人生於寅斯時人稟清輕無為之性茹毛飲血之味內少七情六慾

之戕外無飲食厚味之嗜渾然一小天地是以無疫亦無疹及漢始有者亦由天地大運主之自漢迄今天地大運正行少陰即如仲夏一日十二時論之自子而丑而寅而卯而辰雖在暑天入猶清爽迨交巳午炎炎之勢如火熾熱由此推之疫疹之有於漢後者可悟運氣之使然也但未經岐黃斷論後人紛紛俱仿傷寒類推其治即仲景所謂至春變溫夏變熱秋變濕亦畧而不察且立言附和有云瘟疫傷寒瘟疹傷寒癍疹傷寒甚至熱病傷寒抑知既曰傷寒何以有瘟有癍有疹有熱認症既訛故立言亦謬是以肆行發表攻裏多至不救至河間清熱解毒之論出有高人之見

異人之識其旨既微其意甚遠後人未廣其說而反以為偏馮氏錦囊亦云痲疹不可妄為發表此所謂大中至正之論惜未暢明其旨後人何所適從吳又可註瘟疫論辨傷寒瘟疫甚晰如頭痛發熱惡寒不可認為傷寒表症強發其汗徒傷表氣熱不退又不可下徒損胃氣斯語已得其奧妙奈何以瘟毒從鼻口而入不傳於胃而傳于膜原此論似有語病至用達原三消諸承氣猶有附會表裏之意惟熊憑昭熱疫治驗首用敗毒散去其爪牙繼用桔梗湯同為舟楫之劑治胸膈於六腑邪熱以手足少陽俱下膈絡胸中三焦之氣同相火遊行一身之表膈與六經乃至高之分此

此藥浮載亦至高之劑施於無形之中隨高下而退胸膈及六經之熱確係妙法予今採用其法減去硝黃以疫乃無形之毒難以當其猛烈重用石膏直入戊己先撝其窩巢之害而十二經之患自易平矣無不屢試屢驗故於平日所用方法治驗詳述於左以俟高明者正之

疫疹案

疹出於胃古人言熱毒未入於胃而下之熱乘虛入胃故發斑熱毒已入於胃不即下之熱不得泄亦發斑此指誤下失下而言夫時行疫疹未經表下如熱不一日而即發有遲至四五日而仍不

透者其發愈遲其毒愈重一病即發以其胃本不虛偶染邪氣不能入胃猶之牆垣高大門戶緊密雖有小人無從而入此其又可所謂達於膜原者也至有遲至四五日而仍不透者非胃虛受毒已深即發表攻裏過當胃爲十二經之海十二經都朝宗於胃能敷布於十二經榮養百骸毫髮之間靡所不貫毒既入胃勢必亦敷布於十二經殘害百骸使不有以殺其炎炎之勢則百骸受其煎熬不危何待瘟既曰毒其爲火也明矣且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曰相內陰外陽主乎動者也火之爲病其害甚大土過之而赤金遇之而鎔木遇之而燃水不勝火則涸故易曰燥萬物

者莫煤乎火古人所謂元氣之賊也以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也如欲其苗之外透非滋潤其根何能暢茂一經表散燔灼火焰如火得風其焰不愈熾乎焰愈熾苗愈遏矣疹之因于而死者比比然也其有表而不死者乃麻疹風疹暑疹之類有謂疹可治而瘟難醫人或即以疫疹為瘟耳夫瘟亦何不可治之有但人不敢用此法耳

論疫疹之脉不宜表下

疫疹之脉未有不數者有浮大而數者有沉細而數者有不浮不沉而數者有按之若隱若現者此靈樞所謂陽毒伏匿之象也診

其脈即知其病之吉凶浮大而數者其毒發揚一經表熱病自霍然沉細而數者其毒已深大劑清解猶易撲滅至於若隱若現或全伏者其毒重矣其症險矣此脈得於初起者間有得於七八日者頗多何也醫者初認為寒重用發表先虧其陽表則不散繼之以下又虧其陰殊不知傷寒五六日不解法當在下尤必審其脈之有力者宜之瘟症者四時不正之癘氣夫癘氣乃無形之毒胃虛者感而受之病形頗似大實而脈象細數無力若以無形之癘氣而當硝黃之猛烈邪毒焉有不乘虛而入耶弱怯之人不為陽脫即為陰脫氣血稍能駕御者必至脈轉沉伏變症蜂起或四肢

逆冷或神昏譫語或斷胃直視或遺尿旁流甚至舌捲囊縮循衣摸牀種種惡症頗類傷寒醫者不悟引邪入內陽極似陰而曰變成陰症妄投參桂死如服毒遍身青紫鼻口流血如未服熱藥者即用大劑清瘟敗毒飲重加石膏或可挽回予因歷救多人故表而出之

疫疹因乎氣運

乾隆戊子年吾邑疫疹流行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初起之時先惡寒而後發熱頭痛如劈腰如被杖腹如絞腸嘔泄兼作大小同病萬人一轍有

作三陽治者有作兩感治者有作霍亂治者迨至兩日惡候蜂起種種危症雜以救舉如此而死者不可勝計此天時之癘氣人竟無可避者也原夫致此之由總不外乎氣運人身一小天地天地有如是之癘氣人即有如是之癘疾緣戊子歲少陰君火司天大運主之五六月間又少陰君火加以少陽相火小運主之二之氣與三之氣合行其令人身中只有一水焉能勝烈火之亢哉醫者不按運氣固執古方百無一效或有疑而商之者彼將朗誦陳言援以自證要之執傷寒之法以治疫焉有不死者乎是人之死不死於病而死於藥不死於藥而竟死於執古方者之藥也予因運

氣而悟疫症乃胃受外來之淫熱非石膏不足以取效耳且醫者意也石膏者寒水也以寒勝熱以水尅火每每投之百發百中五月間予亦染疫凡邀治者不能親身診視即其症狀錄授其方互相傳送活人甚衆癸丑京師多疫即汪副憲馮鴻臚亦以予方傳送服他服他藥不效者俱皆霍然故筆之于書名曰清瘟敗毒飲隨症加減詳列于後並附治驗

疫疹之症

頭痛傾側

頭額目痛頗似傷寒然太陽陽明頭痛不至於傾側難舉而此則

頭痛如劈兩目昏暈勢若難支總因毒火達於兩經毒參陽位用釜底抽薪之法徹火下降其痛立止其疹自透誤用辛香表散熖灼火熖心轉悶症

骨節煩痛腰如被杖

骨與腰皆腎經所屬其痛若此是淫熱之氣已流於腎經誤用表寒死不終朝矣

遍體炎炎

熱宜和不宜燥至於遍體炎炎較之昏沉肢冷者而此則發揚以其氣血尚可勝毒一經清解而疹自透妄肆發表必至內伐

靜躁不常

有似乎靜而忽躁有似乎躁而忽靜謂之不常較之癲狂彼乃發揚而此則遏鬱總為毒火內擾以至坐臥不安

火擾不寐

寤從陽主於上寐從陰主於下胃為六腑之海毒火壅遏阻隔上下故不寐

遍身如冰

初病遍身如冰色如蒙垢滿口如霜頭痛如劈飲熱惡冷六脈沉細此陽極似陰毒之隱伏者也重清內熱使毒熱外透身忽大熱

脈轉洪數煩燥譫妄大渴思水症雖梟惡猶易爲力若遇庸手妄投桂附藥不終劑死如服毒

四肢逆冷

四肢屬脾至於逆冷雜症見之是脾經虛寒元陽將脫之象惟疫則不然通身大熱而四肢獨冷此烈毒壅遏脾經邪火莫透重清脾熱手足自温

筋抽脈惕

筋屬肝賴血以養熱毒流於肝經疹毒不能尋竅而出筋脈受其衝激故抽惕若驚也

大渴不已

雜症有精液枯涸水不上升咽乾思飲不及半杯而此則思冰飲水百杯不足緣毒火煎熬於內非冰水不足以救其躁非石膏不足以制其焰庸工忌戒生冷病家奉為神術即溫水亦不敢與以致髮焦而舌黑矣

胃熱不食

四時百病胃氣為本至於不食似難為也而非所論於胃熱者乃邪火犯胃熱毒上衝頻頻乾嘔者有之旋食旋吐者有之胃氣一清不必強之食自無不食矣

胸膈鬱遏

胸乃上焦心肺之地而邪不易犯惟火上炎易及於心以火濟火熱移於肺金被火灼其躁愈盛氣必長吁胸必填滿而鬱遏矣

昏悶無聲

心之氣出於肺而為聲竅因氣閉氣因毒滯心迷而神自不清竅閉而聲不出矣

腹痛不已

胃屬濕土列處中焦為水谷之海五臟六腑十二經脈皆受氣於此邪不能干弱者著而為病偏寒偏熱水停食積皆與真氣相搏

而痛此言尋常受病之源也至於痘疹腹痛或左或右或痛引小腹乃毒火衝突發洩無門若按尋常腹痛分經絡而治之必死如初起只用敗毒散或涼膈散加黃連其痛立止

筋肉瞤動

在傷寒過汗則為亡陽而此則不然蓋汗者心之液血之所化也血生於心藏於肝統於脾血被煎熬筋失其養故筋肉為之瞤動

冷氣上升

病人自言胃出冷氣非真冷氣也乃上升之氣自肝而出中挾相火自下而上其熱尤盛此火極水化熱極之徵陽亢陰微故有冷

氣

口穢噴人

口中臭氣令人難近使非毒火侵炙於內何以臭氣噴人乃爾也

滿口如霜

舌胎分爭表裏至於如霜乃寒極之象在傷寒固當表寒而疫症如霜舌必厚大此火極水化誤用溫表旋即變黑靈樞曰熱症舌黑腎色也心開竅於舌水火相刑必死乎已經過多人竟無死者可見古人亦有未到處但無此法耳

咽喉腫痛

喉以納氣通於天咽以納食通於地咽喉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以上下者至於腫痛是上下閉塞患用清涼為害不淺

嘴唇掀腫

唇者脾之華以飲食出入之門呼吸相關之地掀腫不能自如脾熱可知

臉上燎泡

燎泡宛如火燙大小不一有紅有白有紫黑相間痛不可忍破流清水亦有流血水者治同大頭經驗

大頭

頭為諸陽之首其大異常此毒火尋陽上攻故大頭

痄腮

腮者肝腎所屬有先從左腫者先從右腫者有右及左左及右皆不急清解必成大頭

頸腫

頸屬足太陽膀胱經少陰腎經與膀胱為表裏熱毒入於太陽故頸腫

耳後腫硬

耳後腎經所屬毒發於此其症甚惡即宜清散耳中出血者不治

哈舌弄舌

舌者心之苗心寧則舌靜心亂則舌動心在卦為離屬火下交於腎得坎水相濟成其為火故為君火寂無所感自然寧靜毒火衝突熾炙少陰以火遇火二火相併心不能寧哈舌其能免乎

紅絲繞目

目者肝脾肺腎所屬紅絲纏繞此脾火傳肺肺傳腎腎傳肝治宜專清脾熱兼治三經而紅自退誤以眼科治之為害不淺

頭汗如湧

頭為一身之元首最輕清而邪不易干通身焦躁獨頭汗湧出此

烈毒鼎沸於內熱氣上騰故汗出如湧

咬牙

齒者骨之餘有以咬牙為血虛謂雜症則然耳疫疹咬牙是肝經熱極肝為血海被火煎熬牙失其養故頻頻而作

鼻衄湧泉

雜症鼻衄迫於肺經浮遊之火而疫則陽明鬱熱上衝於腦鼻通於腦熱血上溢故從鼻出如泉

舌上珍珠

舌上白點如珠乃水化之象較之紫赤黄黑古人謂之芒刺者更

重

舌如鐵甲 此三十六舌未有者

疫症初起胎如膩粉此火極水化醫者誤認為寒妄投溫表其病反劇其胎愈厚加以重劑以致精液愈耗水不上升二三日煎熬變白為黑其堅如鐵其厚如甲敲之戛戛有聲言語不清非舌卷也治之得法其甲整脫 經驗

舌丁 亦三十六舌未有

發于舌上或紅或紫大如馬乳小如櫻桃三五不等流膿出血重清心火舌上成坑愈後自平 經驗

舌長

熱病愈後舌出寸餘累日不收名曰陽強因犯房勞而得長數寸者不救

舌衄

肝熱太盛血無所藏上溢心苗而出

齒衄

牙牀屬胃齒統十二經其陽明熱傳少陰二經相併故血出牙縫

譫語

心主神心靜則神爽心為烈火所燔神自不清譫語所由來矣

呃逆

人之陰氣賴胃以養胃火上衝肝胆之火亦相隨助之肺金之氣不能下降由清道而上衝喉嚨故呃而有聲

嘔吐

邪入于胃則吐毒猶因吐而得發越至于乾嘔則重矣總因内有伏毒清胃自不容緩

似痢非痢

瘟毒移于大腸裏急後重赤白相兼或下惡垢或下紫血其人必惡寒發熱小水短縮此熱滞大腸只宜清熱利水其痢自止誤用

通利止流之剤不救

熱注大腸

毒火注于大腸有下惡垢者有利清水者有傾腸直注者有完穀不化者此邪熱不殺穀非脾虚也較之似痢者稍輕考其症身必大熱氣必雄壯小水必短唇必焦紫大渴喜冷四肢時而厥逆腹痛不已此熱注大腸因其勢而清利之泄自止矣

大便不通

大腸為傳送之官欲通則易欲實甚難雜症見此有補有下而疫症閉結因毒火煎熬大腸枯燥不能潤下誤用通利速其死也

大便下血

邪犯五臓則三陰脈絡不和血自停滯滲入大腸故血從便出

小便短縮如油

小便澁赤亦屬膀胱熱極而短而且縮其色如油乎盞因熱毒下注結于膀胱

小便溺血

小便出血小腹必脹而痛至于血出不痛乃心移熱于小腸故血從精竅中來也。

發狂

謁狂剛暴罵詈不避親疏甚至登高而歌棄衣而走踰垣上屋非尋常力所能及語生平未有之事未見之人如有邪附者此陽明邪熱擾亂神明病人亦不自知多有者香送祟賑符以驅邪者可發一笑

疫中帶血

火極生疫肺熱之徵至于帶血熱極之象也

遺尿

疫症小便自遺非腎虛不約乃熱毒流于膀胱其人必昏沉譫語遺不自知

喘嗽

諸病喘滿皆屬于熱五藏生成篇曰上氣喘欬厥在胸中過在手陽明太陰胸中者太陰肺之分也手陽明大腸為肺之表二經之邪熱逆于胸中則為喘嗽也

發黃

黃者中央戊己之色屬太陰脾經脾經挾熱不能下輸膀胱小水不利經氣鬱滯其傳為疸遍身如金矣

循衣摸牀 撮空同

在傷寒列於不治疫疹有此肝經淫熱也肝屬木四肢屬土肝有

邪热淫於脾經此木来尅土木動風搖土自不安

狐惑

狐惑之狀其人默默欲眠起卧不安目牽不閉蟲蝕其肛為狐蝕於喉為惑大抵病人内热食少腸胃空虚三蟲求食不得蝕人五臟當驗其上下唇上唇有瘡蟲蝕其喉下唇有瘡蟲蝕其肛

戰汗

先寒後戰寒極而戰雜症則謂元陽將脱之象而疫則热毒盤踞於内外則徧體炎炎热極之症是必投以寒凉火被水尅其焰必伏火伏於内必生外寒陰陽相搏則戰一戰而經氣輸泄大汗而

解矣

以上五十二症疫症惡候變態無常以下二十症有因失治

於前者有因不謹於後者